

吴鞠通理虚钩玄

□ 沈宇清* 姜润林

(江苏省姜堰市中医院 江苏 姜堰 225500)

摘要 清代名医吴鞠通以其温病学术成就而闻名于世，而吴氏在治疗杂病方面亦有精研，本文探讨了吴氏理虚思想。针对时弊，吴氏提出了“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论”，力排丹溪之说，理虚处处顾护阳气，而顾护阳气又以胃气为中心。吴氏理五脏六腑之虚又从体用入手，各脏各腑用药各异。此外吴氏还将治疗外感温病的三焦辨证思想运用到理虚领域，倡导从三焦责损，补法各异。温病、杂病理法旁通，吴氏学术通灵宏丰，理虚之论可见一斑。

关键词 吴鞠通 虚证 理论探讨

清代名医吴鞠通，素有“治温热之津梁”之誉，后学对其《温病条辨》研习者甚多，但“当与君《温病条辨》及未刻之《医案》，并存不朽之作”——《医医病书》，涉猎者却很少，该书系医论、医话性质的专著，每论虽短小精悍，但却体现了吴氏治疗杂病的学术思想，现就其理虚法作一探讨。

1 抨击时弊 力排丹溪之说

针对当时治内伤多宗朱丹溪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论”的弊端，吴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，通过分析卦、体、天、地、阴、晴及人体的阴阳状态，列有“阳大阴小”、“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论。”泰卦云“小往大来”，否卦云“大往小来”，故阳大阴小其一；地球属阴，而地球之外皆属阳，地球较日轮为小，而日轮在天不及天之万分之一，此阳大阴小其二；“人身一小天地”除“外形腹为阴，余皆阳也”，阳不大，不能包地而生

万物，“是阳气本皆大也，阴质本皆小也”。

“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，除去夜分日光不照之阴一百八十日，昼分光照之阳实不足一百八十日，盖有风云雨雪之蔽。”阳不足显而易见。“人为倮虫属土，赖火而生，阴多阳少”加之人附地而生，去天远，去地近，阴自有余。病理状态下，“凡动作行为皆以伤中阳和卫阳为主”，惟有热病之后及妇人产后伤阴多见，房劳亦有伤阴、伤阳、伤八脉之辨，八脉之伤犹以督脉为主，湿浊阴邪，皆能害人阳气。“而今人姿用补阴，爱用寒凉，伤阳者更又多矣。”故虚劳一

* 作者简介 沈宇清，男，医学硕士，副主任医师。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理事。研究方向：中医内科急症。

证，阳虚者多，阴虚者少。卒中暴死之人，阴体无损，惟阳气已灭，故“人非阳气不能活”，“阳不尽不死”。

2 治重阳气 尤以胃气为要

《内经》“劳者温之”的治则是吴氏理虚的基本思想，吴氏强调：“补虚重阳者，为护胃气而然也”，“一切外感之邪，与不内外因之饮食伤，必须调和胃气”，“三因皆以胃气为要”，由此可见，吴氏的理虚法，实质是以胃气为中心的。从生理上讲，“胃为十二经之海”，“人之十二经，皆取决于胆，皆听命于心，而受养于胃”，胃为足阳明，阳明如市，“故为诸阳之会，能生诸阳”；病理状态下，“有胃气者生，无胃气者死”。久服六味地黄丸、麦味地黄丸、知柏地黄丸之类，一则有滋腻碍胃之偏，二则有苦寒伤胃之嫌。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脾胃一亏，气血津液化源告竭，五脏俱亏。吴氏认为：“凡甘皆补，凡苦皆泻”，治疗上推崇张仲景之甘温理虚方，如小建中汤证，虽有失精、亡血、半产、漏下之阴伤重候，但却仍以“调和营卫为扼要，全以补土为主”，虽在甘温法中，亦反对使用补中益气汤，其虽“从建中脱胎，究不若建中冲和恬淡”，小建中汤纯然入营，而补中益气汤则有升柴走卫之品，吴氏专门有“柴胡非劳病药论”，故建中能久服，而补中却不能。即使是真阴不足，相火过甚之证，也应选用甘咸如淡菜、海

参、鲍鱼、龟板、乌鸡等类，甘多咸少，介属潜阳，均为血肉有情之品，收纳相火，使水火既济，而无伤胃之虞，如“遇应当补阴之症，须知为恋阳起见”。

3 体用有度 补有通守之别

五脏者，体阴而用阳；六腑者，体阳而用阴。与脏腑体用论相类同，药物也有其体用之说，以白芍、乌梅、半夏、当归为例，前二味，生于阳而用则阴，“乌梅得初春之气，三阳开泰后开花；白芍生芽于亥月，遍历六阳之月，春尽而后开花，其性皆以收敛为用。”“半夏生于夏半，当归秋分开花，皆得阴气而生者也。半夏逐痰饮，而最补胃阳；当归行血中之阳气，故生于阴而用则阳，推而广之，细心体验，才是实学。”因此，吴氏理五脏六腑之虚，必从体用入手，用药各异，详列于各脏腑之下，如“肝为足厥阴，肝之体主入，本阴也；其用主出，则阳也；补其体也，如阿胶、萸肉、鳖甲、牡蛎之类；补阳者，补其用也，如当归、郁金、香附之类。胆为少阳，主升阳气之先，输一身之阳气，体本阳也，其用主决断，主义，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则阴也，补阳者，补其体也，如川椒、吴萸、当归之类；补阴者，补其用也，如青黛、龙胆草、胡黄连、芦荟之类。”由此可见，吴氏所谓的补，药物决不局限于补益阴阳气血等味，实质上包括了所有性味的药物，有的甚至是苦

寒泻药，这也是吴氏理虚法独树一帜之处。吴氏认为补五脏补以守，补六腑补以通，补经络经脉，九窍亦补以通，即《周礼》“滑以养窍”之谓，从而更加扩大了补法的应用范围和内涵。

4 三焦责损 三焦补法各异

吴氏将其治疗外感温病的三焦辨证思想，运用于理虚领域，倡导从三焦责损，指出“补上焦以清华空灵为要”，“如鉴之空”；“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，各适其性，而不相忤为要”，“如衡之平”；“补下焦之阴，以收藏纳缩为要，补下焦之阳，以流动充满为要”，“如水之注”，与其治疗温病的“治上焦如羽”、“治中焦如衡”、“治下焦如权”相对应，可参合领会，这实是因势利导之法，祛邪故然，补虚亦然，从而加强了补益药的归经，使其更有针对性，惜其仅列补下焦三方，以专翕膏，补下焦之阴；奇经丸，补下焦之阳；天根月窟膏，阴阳两补。余二焦所用之方未列出，憾也。

当然，吴氏的理虚法，有其时代背景，“恶人之一以六味补虚”，并非对滋阴法的完全否定，他也认为“麦味地黄丸酸甘化阴，在脾胃干燥之处犹有用处”。此外，吴氏在论证“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”的某些观点也有偏颇。总之，吴氏学术宏富，知识渊博，临证通灵圆活，其理虚思想，诚可为后学研习借鉴。